

“合肥四姐妹”中的小妹

合肥张家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望族，与同邑李鸿章家族齐名。

张充和曾祖张树声是张家的发迹人物，也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老人。据周有光介绍：“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，‘张家’与‘李家’相并列。李鸿章因母亲去世，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，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，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。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，任过直隶总督、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。”

张充和父亲张武龄是一位平民教育家，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，很成功，他与当时有名的教育家蔡元培、蒋梦麟等人都是好朋友，受他们影响甚大。乐益女中是所新式学校，取“乐观进取，裨益社会”之意，学生剪短发，开运动会，演话剧，引领风气之先，学生们还演出过郭沫若的《棠棣之花》、莎士比亚的《威尼斯商人》等中外话剧，在江浙一带知名度极高。

张充和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斯文世家，她有兄弟姐妹10人，其中四姐妹的名字分别是元和、允和、兆和和充和，名字都长了两条腿，既寓长大后女儿要嫁人随夫走，也寓女子须自立，要走自己的路——这就是后来有名的“合肥四姐妹”，而张充和就是其中最小的妹妹。

张充和很快便出落成美丽的婷婷少女，她与几个姐姐不同，从小便沉默寡语，宁静内敛，每日都呆在家里的老宅子里读书绘画，沉浸于自己的世界。据说张充和十几岁时第一次看见飞机，还以为是个大风箏——用今天的话说，这是不是叫作“天然呆”？

张充和一辈子生活在风花雪月的世界里，昆曲和书法，贯穿了她的一生。苏州是昆曲故乡，有地利之便，周有光回忆说：“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。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，因为过年过节赌钱、喝酒，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，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。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，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，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。昆曲是诗词语言，写得非常好，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。”张充和的继母韦均一是教师出身，工书画，擅昆曲，充和受其影响很深。韦均一年长充和15岁，两人常在一起练习唱曲、绘画，继母曾经画了一幅速写“充和吹笛图”，画美人嘴唇时，恰好有客人来，韦均一仓促间笔头失控，樱唇变成了一个红点，后来两人还经常拿此事说笑打趣。

1934年，张充和瞒着家里用“张旋”的名字报考北京大学，结果数学得了零分，国文得了满分，考试委员会经过争论后录取了她。张充和事后回忆：“我怕考不取，没有用自己的名字，而是用了‘张旋’这个名字。最好玩的是，胡适那时候是系主任，他说：‘张旋，你的数学不大好！要好好地补！’都考进来了，还怎么补呀？那时候学文科的进了大学就再也不用学数学，胡适那是向我打官腔呢！”多年以后，张充和还对此事念念不忘，她曾对朋友说：“你知道是谁给我打了零分的吗？就是俞平伯的小舅子许宝騄。”当然，当时她也不知道是谁给她判的分，还是后来许宝騄亲自告诉她的。

张充和与姐夫沈从文一家感情很好，北大时期和抗战初期她都随沈从文夫妇一起居住，对沈了解很深。沈从文去世后，张充和专门从美国寄回一幅挽辞，沈从文弟子汪曾祺在《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》中这样记述：“字是晋人小楷，一看就知是张充和写的。词想必也是她拟的，只有四句：‘不折不从，亦慈亦让；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。’这是嵌字格，但是非常贴切，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。这位四妹对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。”

张充和的这些文字后来刻在了沈从文墓碑，静静地陪伴着她的沈二哥。在这段诤文背后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，据张充和回

2015年6月16日，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平静离世；第二天，“合肥四姐妹”中仅存的小妹张充和也驾鹤西归。

张充和与廖静文这一代人，平和、温润、知书、达理，深受传统文化浸染，诗词书画无一不精，文化和艺术修养极高，在她们身上，有着今天已几乎绝迹的浓浓的民国风。



优雅老去的张充和。

张充和、廖静文：

最后的民国女子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

徐悲鸿为廖静文所绘画像。

忆：“沈先生走的时候，北京的一个侄子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写一副挽联，说第二天开追悼会就要用。那天夜里，我怎么都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。睡到半夜，干脆爬起来，研磨，写字，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。写好用传真机传真过去，大家都说好。他们说，我把沈先生的名字也嵌在里面了。我倒大大吃了一惊！仔细一看——唉呀呀，可不是吗？四句话的尾缀，正是‘从文让人’！”

也许，这就是天意？

张充和的爱情

哪个少年不善钟情？哪个少女不善怀春？

张充和也不例外。

四姊妹中的大姐元和喜爱文学，与昆曲名家顾传玠结为连理；二姐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结为伉俪；三姐兆和与作家沈从文结合——他们的爱情在当时都曾引起轰动。

唯独张充和的爱情在姐妹中最低调，也最中规中矩。1940年代末，充和嫁给了曾在北大教书的汉学家傅汉思，傅汉思是世居德国的犹太人，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，到中国学习中文，从事中国历史、文学的研究和教学。1949年初，张充和与傅汉思赴美定居。抗战期间张充和在重庆表演昆曲，章士钊曾赋诗一首相赠，把她比作汉末才女蔡文姬：“文姬流落于谁事，十八胡笳只自怜。”诗中有惋惜她流落他乡之意。多年以后，张充和忆起章士钊的预言，笑着说：“他说对了，我是嫁了个胡人。”

张充和与夫君傅汉思。

张充和与傅汉思是在北平相识的，当时沈从文一家随西南联大搬回北平，住在中老胡同一个大四合院里，张充和也来此同住。当时沈从文在北大教书，傅汉思常来找沈从文聊天，不过沈从文很快便发现傅汉思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，后来傅汉思一来，他就马上叫充和，让他们单独在一起。

北大教授杨振声和沈从文关系很好，他在颐和园租了一个院落，每年都邀请沈从文一家去那里消夏。张充和和傅汉思也经常去，他们一起在湖边散步，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。沈从文的儿子沈龙朱回忆说：“傅汉思的中文洋味很足，但是他能够跟你慢慢交流，跟小虎（沈龙朱弟弟沈虎雏）说话，跟我说话都行。小虎把他称之为‘四姨傅伯伯’。傅是姓，叫‘四姨父’可以，叫‘傅伯伯’可以。但小虎创造性地把两个掺在一起，大家觉得非常有趣。”

谈及张充和的爱情，就不能不提诗人卞之琳。当年张充和待字闺中时，卞之琳是充和疯狂的追求者之一，他有一首名作《断章》，只有短短的四句，据说就是为张充和而作：
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  
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；  
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  
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然而张充和对此却坚决否认，“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”，张充和回忆说，自己很早就认识卞之琳，在沈从文家里也经常见到，“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，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。那时候，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，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《文学季刊》，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。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，人很不开朗，甚至是很孤僻的。可是，就拼命给我写信，至少有过几百封信吧。”

看来这又是一场一厢情愿的恋爱，卞之琳模仿沈从文当年追求张兆和的路子，不过最终却没有那位“沈二哥”幸运。几十年后的1980年代初，卞之琳出访美国再次见到张充和，两人谈及旧雨新知，相谈甚欢，不知有没有提及当年那段旧事？

廖静文的初恋

与张充和相比，廖静文似乎不是那么眩人眼目，她的名字也是一直与徐悲鸿紧密相连。

1942年冬，19岁的廖静文在桂林遇见了徐悲鸿，从此开始了一段艰辛的爱情传奇。当时廖静文从家乡湖南只身来广西报考大学，但由于战火的影响，赶到桂林时报名日期已过，她只好先找一份事做。人生有时就是一份机缘，这时徐悲鸿恰好为中国美术学院招聘图书管理员，廖静文得到了这份工作。后来廖静文在文章中这样回忆她与徐悲鸿初次相见时的情形：“一天，我从报纸上看到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在桂林招考图书管理员，当时我想去重庆工作，这样就有机会在重庆读大学了，于是我就去参加考试了。考试的时候，一位面容严肃、头发斑白的长者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：谈个人在过去和今后的追求。这位长者就是徐悲鸿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”廖静文也如实记下了她对徐悲鸿最初的印象：“他当时有一点未老先衰的情况，40多岁的人，就白了头发。但是他的眼睛，是闪亮闪亮的。”

这时徐悲鸿已与妻子蒋碧微分居多年，孩子也跟妈妈在一起，徐悲鸿一直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。众所周知，徐悲鸿与蒋碧微曾经有过一段惊世骇俗的婚恋，当年，他与蒋碧微陷入爱河后私奔出国，蒋家是宜兴有名的书香名门，宜兴南门里连绵数进的蒋宅是宜兴城里最好的房子。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女儿与人私奔是件很不体面的事，无奈之中蒋碧微父亲蒋梅笙想出了一个主意，谎称女儿暴病身亡，据说出殡时棺材里装满了重重的石头。

后来，徐悲鸿带着碧薇在日本和欧洲学习绘画，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最困难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，他的油画《箫声》和《琴课》不知倾倒了多少人，画中优雅的女子就是他心爱的妻子，他笔下的碧薇有种说不出的娴雅和风情。此间，徐悲鸿又以碧薇为原型创作了《凭桌》、《裸裎》、《慵》、《静读》、《传真》等，从这些作品里，人们读出了徐悲鸿对妻子的脉脉深情。徐悲鸿的老同学章伯钧对此感触颇深，他曾经说过：“他（徐悲鸿）身边的那位太太，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，也是最有风韵的，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羨不已。现在悲鸿的马，”

下转 B12 版▶

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及儿子在一起。

资料图片